

- 我与萧乾的文学情缘 ■
- 林海音探亲 ■
- 周作人与谷崎润一郎 ■
- 冰心大姐的关怀 ■
- 狮城杂忆 ■
- 中日两部家族史 ■



澜沧江畔 一对菩提树

文洁若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014033341



1267
2662



澜沧江畔 一对菩提树

文洁若
——著



北航

C1721392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I267
2662

13888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 / 文洁若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04-4802-7

I. ①澜… II. ①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1146 号

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

作 者: 文洁若 丛书主编: 刘克定
责任编辑: 张 帆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7.75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4802-7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代序

闲不住的人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文洁若先生因腿疼住进复兴医院。此前不久我去她家中，她行动尚轻快，这次明显迟缓。毕竟已是八十六岁高龄。“您是累的，不能再给自己每天定翻译任务了。”我劝她说。

“是得好好休息一下了。”她认可道。

谁知，过两天我去医院探视，见文先生倚坐病床，又写上了。原来，同病房的贝女士是一位刚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文先生在与她聊天中得知，现在的少儿教育中有很多难题，其中，心理教育尤其重要，每个年级都有一些孩子的心理或多或少存在缺陷。这让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文先生一下子揪起了心。本来正为身在医院、无法完成翻译计划而遗憾，这下好，“活儿”来了。于是，与贝老师边聊边写，

便有了《贝老师和她的三个学生》《贝老师谈儿童教育》等系列文章，直到贝老师出院，才算止住——这中间，还为病房的护工吴女士写了一篇《“吴老”和小高》，对护工这一被忽略群体的生存状况给予关注，对他们的艰辛劳作高度赞扬。

文先生的稿子，用铅笔写在已用纸的背面，一笔一画，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来。因腿疾不能下地，又是半倚半坐在床上，其辛苦可想而知。但是，她却快乐得很，越写，精气神儿越足。

这期间，文先生嘱咐我将其中两篇文章电脑录入后发电子邮件投给《文汇报》的周毅女士。周毅在电话里闻听情形，赞叹道：“文老啊，就是闲不住！”

这让我想起去年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自六十岁退休至今二十多年里，我没有一天清闲过。”是啊，二十多年来，文先生手不离笔，翻译、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日、英等国文学作品，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成就卓著。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表彰其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授予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名誉面前，文先生自是淡定若水，她心底只有一个愿望：“干到拿不动笔的那一天。”

住院一月，洁若大姐身体恢复了，又投入工作中，应出版社邀请，整理出这本集子。她让我这个才疏学浅的“小友”为之作序，错爱与信任，令我心中惴惴。写下这篇小文，我想，我要向文先生学习，做一个“闲不住的人”，编辑之余，多出文学作品。这，或许是对她信任的最好回报。

季冉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作家文摘报社

目录

辑一 心痕

- 我的小学生活 / 3
我的中学生活 / 10
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 / 17
我的三姐 / 25
我的起点 / 36
病房二记 / 40
“吴老”和小高 / 44
和贝老师关于儿童教育的对话 / 47

辑二 光影

- 新马文学研究家今富正巳 / 55
一个走自己的路的人 / 60
林海音探亲 / 68
周作人与谷崎润一郎 / 79
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 / 84
冰心大姐的关怀 / 97
张权的高风亮节 / 109
轮椅人生王恩良 / 114

辑三 风景

- 想起了曹维廉同志 / 119
她写出了“光和爱以及生命” / 123
萧乾的忘年交陈希天 / 128
池田大作怀念周恩来总理 / 130
萧乾在上海的日子 / 132
陈羽纶与《英语世界》 / 140

辑四 走笔

- 一位新加坡记者笔下的日本 / 147
狮城杂忆 / 152
上海印象 / 161
绿党在联邦德国方兴未艾 / 166
日本镰仓的寺院雕刻 / 171
记英国汉学家年会 / 175
西方青年种种 / 181
日本人怎样看待当年的侵华战争 / 189
中日两部家族史 / 205
救救森林 / 222
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 225
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 / 229
《水建馥译文集》序 / 232

编后记 / 刘克定 238

辑一 心痕

我的小学生活／我的中学生活／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我的三姐／我的起点／病房二记／『吴老』和小高／和贝老师关于儿童教育的对话

我的小学生活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考入孔德学校小学部一年级。这是一座十年一贯制的学校。小学部分初小三年，高小三年。中学部为初中三年，高中一年。高中二、三年级，可以在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完成。校名源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一七九八至一八五七）。该校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实验学校，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蔡元培于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孔德学校校长。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该校具有浓烈的自由民主气氛，栽培了不少人物。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平沦陷，但凡有办法的人都携家带口到大后方去了，孔德学校从此一蹶不振。

孔德的校舍最初位于东城的方巾巷，先后搬迁到承侯大院、北河沿。我上学时，已搬进东华门大街宗人府。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下，孔德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中学一概男女分校，孔德

学校却开风气之先，是男女合校，并附幼稚园。自高小一年级起，还学法文。我是听着孔德学校的一批批学生的名字长大的，我的四个姐姐（桂新、树新、棣新、瑾新）和堂姐和新，都在孔德读书。在我之后，又有两个弟弟（学朴、学概），统共八个。吴景州的八个子女也都被送进该校。吴祖光和我大姐文桂新同班，吴皋和我二姐文树新同班，吴祖强和我同班。我入学时，大姐、二姐已到位于东单三条胡同西口的圣心学校攻读英文、法文去了。我二姐经常让我当邮递员，把她写给吴祖强三姐吴皋的信交给我。我一句话也不说，将信往吴祖强的课桌上一放，扭头就走。他也照样行事。六岁时，他已弹得一手好钢琴，每次上音乐课，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音乐老师陶虞孙就叫吴祖强弹琴伴奏，这样，她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教导学生们唱歌了。姐姐们在不谙日语的情况下，竟学会了用日语演唱《伏尔加船夫曲》。孔德学校还定期出版《孔德校刊》，把优秀的作文刊在上面，那成了我的课外读物。

钱玄同之子、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以及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小时候曾在孔德读过书。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儿子丰一，女儿静子、若子；三弟周建人的儿子丰二、丰三，女儿鞠子，也都是孔德的学生。

钱稻孙是钱玄同的侄子，二人同龄。钱稻孙的五男

五女都在孔德读书。二儿子钱端义跟我弟弟在新华社共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的直接领导下，我在外文部亚非拉组抓日本文学这一摊。迄今我写的散文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是《晚年的周作人》和《我所知道的钱稻孙》。对我来说，尽管周作人、钱稻孙在政治上栽过跟头，却依然是姐姐们的同学之父。我以平和、诚恳的态度与这两位文化老人打了将近八年的交道，为出版社存下了几本质量极高的译稿，成绩斐然。

一九三四年春，二姐赴上海（次年客死异乡）。同年七月，在我国驻日使馆任职的父亲回北平，把母亲和六个子女接到东京去受教育。大姐和三姐入圣心学校，四姐和我入麻布小学，两个弟弟进附属幼稚园。大弟弟的老师叫海卓子，父亲曾请她到家来，教我母亲和大姐、三姐日语。父亲还为四姐、我和大弟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每晚到我们家来实习两小时功课。他十分敬业，和蔼可亲，一边推开客厅的门进来，一边用蹩脚的中文自问自答：“你姓什么？我姓今野。”学校留的家庭作业不多，有半个钟头他就看完了，随后就给我们讲故事。《天方夜谭》《悲惨世界》《爱丽丝梦游奇境》……他讲得娓娓动听，把我们引进神奇世界。

日本的学校分三个学期，四月一日开学，七月放暑假，这是第一学期；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为第二学期；寒假较短，元旦后进入第三学期，三月底结束。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下了大雪，音乐老师说：“老师昨夜祷告到天明，巴望今儿个下雪，好教大家唱《雪之歌》。”老师的热诚感动了全班同学，大家边望着窗外的雪白世界边唱，格外投入。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又下了大雪，拂晓东京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二二六”事件。这是极右分子操纵的一场武装暴动。藏相高桥是清等被杀害。这一天学校停课。我们围着收音机坐在榻榻米上听广播。从父亲严峻的神态中，我觉察出事态严重。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未能得逞。但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为反动，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弱国无外交，我国驻日大使馆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年七月，我们举家回北平。大姐、三姐入了交道口的崇慈女中，两个弟弟入崇实小学。四姐和我进的是位于东单头条的北京日本小学校。校舍是二层楼房，操场太小，学生们经常到学校对面的树林子里去上体操课。我还看到过“叫化鸡”的残痕。无业游民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只活鸡，用泥巴糊起，在树根上架起火烤熟。我目睹的是满地鸡毛和泥片、灰烬。小学

校的西侧是平安电影院。改革开放后，这一带被开辟为东方广场。我进小学三年级时，四姐上五年级，六年级也有一个中国女生，成绩出类拔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问过钱稻孙这位姓钱的女生跟他有关系否。他当即说，她是钱玄同的女儿。可惜我现在已把她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她代表毕业班会全体学生用流利的日语致辞。我四姐不但功课好，还有一副金嗓子。她上五年级时，位于金鱼胡同东口的女子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国际儿童演唱会”。所谓国际，其实只有五国。在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东单三条的法国学校（即圣心学校），德国学校，中国学校以及日本学校。日本小学提供的节目是舞蹈《沙漠里的公主》，由我四姐伴唱。她嗓音嘹亮，为母校赢得了冠军。可惜裁判并不知道代表日本小学获奖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儿。日后她还学会了弹钢琴和作曲。

一九三七年七月北平沦陷。日本人从东三省（九一八事件后沦为“满洲国”）以及日本列岛涌向北平。日本小学校的校舍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我念六年级时，搬到东单以北校尉营的新校舍去。这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还新建了一栋神社，每逢节日，就在那里举行仪式。一九六二年，我陪萧乾到中央美院的宿舍去拜访黄永玉、张梅溪伉俪，这才发现，那栋黑白相间的建筑仍在。随

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校尉营一带矗立起高楼大厦。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归途想抄近路，转悠了半天才穿行到王府井大街。

在日本小学念了六年书，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五年级的班主任筱原老师。校长介绍说，他已取得教中学的资格，却情愿在小学任教。语言课本里有《源氏物语》第五帖《若紫》的口语译文。他兴致勃勃地大讲日本十一世纪的宫廷生活。诸如乌黑的长发披肩、身穿白色浴衣的贵妇，傍晚乘牛车到河里去洗澡，宛如天女下凡。作者紫式部是平安朝宫女，自幼聪明绝伦。她十岁时，父亲教长子《史记》，怎样也背不下来。坐在一旁倾听的小妹却倒背如流。父亲遗憾地说：“哎呀，你要是个男孩子就好啦。”正因为紫式部是个女孩子，她才得以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写成这部世界名著。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我是在沦陷了的北平就读于日本小学校的。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周围的同学是侵略者的后代。小学六年级时，全校师生到清华园去慰问日本伤兵。我刚懂事，就听说了西郊有一座清华学堂。我父亲行二，有三个异母同父的弟弟。五弟宗澧生于一九〇一年，当时祖父已五十七岁。辛亥革命后，在山西当县官的祖父携家带口到北京颐养天年。一九一五

年，宗澧考上了清华学堂，与梁思成是同学。这个前县官的老儿子总和出身显赫的梁思成攀比，无心读书，竟辍学到青岛海关挣钱去了。未几，患上肺病，在祖父购置的府学胡同东北方桃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养病至二十年代初，撒手人寰。

一九三九年七月的那一天，十二岁的我，站在被日寇辟为野战医院、遭到野蛮破坏的清华校园里，暗自做着强国梦。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毕业于日本小学。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